

【理论探讨】

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疫病证治探析

周颖, 魏俊伶, 王婷婷, 刘波[△]

(青岛市中医医院, 山东 青岛 266000)

摘要: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为宋代医家陈无择所撰,也是其学术代表作,该书对于疾病的辨证析因细致,并附医方医案于后。研读此书发现其对疫病的论治也颇具特色,病因上提出四时不节之气及天地间杂气皆可致疫,治疗上强调疫病防治需以脏腑辨证为核心,在防护方面注重未病先防,御邪于外,提出多种防疫之法,此书为中医疫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,值得进一步挖掘研究。

关键词: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;四时五脏阴阳;未病先防

中图分类号: R254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2)09-1397-02

DOI: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2.09.034

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为宋代著名医家陈无择所著,又名《三因方》。陈氏幼时敏悟非凡,及长学医,精于方脉,行医济世,并多著书立论,其名著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学术基础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一书以“三因学说”为理论基础,并以病因为纲,脉、病、证、治为目建立了中医病因方法,实践了其由博返约、执简驭繁的治学思想。《三因方》一书对疫病进行了专篇讨论,陈无择遍阅群书,博采众长,但绝不盲从,将疫病病因病机及治疗的经验归纳总结,有法有方,并附诸多验案,为后世医家论治疫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本文拟从病因、论治、防护等三个方面对其疫病证治理论进行发掘与探析,以飨同道。

1 明理会要,阐发病因

1.1 岁时不和、温凉失节故而致疫

《礼记》中多次提到“疫”,其认识到节气的反常可导致疫病的发生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记载:“从春分以后,至秋分节前,天有暴寒者,皆为时行寒疫也。”^[1]《诸病源候论》亦云:“此病皆因岁时不和,温凉失节……乃至灭门,延及外人”^[2],其认为岁时不和、温凉失节为疫病之病因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指出:“假如冬合寒,时有温暖之气,则春必患温疫……秋合清,而反淫雨,则冬必病湿疫”^{[3]75},异于时令节气的气候因素易致人染疫。春温、夏暑、秋燥及冬寒乃四时之正气,春应温而反凉,夏应热而反寒,秋应燥而反湿,冬应寒而反暖,此乃非时之邪气,人感而生疫。

1.2 天地异气、无形之毒感而生疫

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指出:“疫病之所兴起,有因沟渠不泄,其秽恶熏蒸而成者,也有因地多死

气,郁发而成者……世人谓之墓温、山温、海温、庙温、社温、家温、灶温、天温、地温等等。”其认为天地间无形无相之异气,郁蒸而可致染疫。《温疫论》中有载曰:“温疫之为病……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^[4],提出疫病为感受异气而致。《杂症会心录》中记载:“疫病,是天地不正之异气……以气感召,从口鼻而入”^[5],可见后世关于天地间无形之异气、毒气致疫之说与《三因方》所论密切相关。

2 以四时五脏阴阳立论,圆机活法

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提到四时均有不正之气:“春季当暖,若清气直折,当责邪于肝,病为青筋牵;夏季为暑,若寒气折之,当责邪于心,病为赤脉攢;秋季当凉,若热邪抑之,当责邪于肺,病为白气狸;冬季当寒,若暖气抑损,当责邪于肾,病为黑骨温;土因火而名,无正形,其附木火金水而变,病为黄肉随。”^{[3]76}书中将疫病分为“青筋牵”“赤脉攢”“白气狸”“黑骨温”“黄肉随”进行辨证论治,陈无择认为疫病之治当从四时五脏阴阳为出发点,强调以脏腑辨证治疗疫病的思路。

2.1 青筋牵,治之从肝

若春时应暖,而清气折之,则责邪在肝,病曰青筋牵。春属木,色青,应肝胆,肝主筋,故陈无择命名为“青筋牵”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载:“春三月,其源从厥阴涉足少阳……阴阳怫郁于腠理,脏腑受厉而生”^{[3]76},提出“青筋牵”为春时肝胆阴阳失衡后又感受病毒。阴毒伤表现为腰肋强急、脚缩、目中生花等,用柴胡(去苗,五两)、炙甘草(一两)、半夏(汤洗,三两)、竹茹(一两)、茯苓(三两)、大青(三两)、栀子仁(三两)、桂心(一两)、香豉(一两)。方中君药用柴胡以疏肝解郁;栀子、大青解毒;半夏、茯苓燥湿、利湿,使阴毒有所出路。阳毒损则恶寒发热、颈外筋牵而不得屈伸、项背强直、眼赤黄,用玄参(一两)、升麻(三两)、栀子仁(三两)、芒硝(三两)、细辛(二两)、石膏(八两)、黄芩(三两)。方中重用石膏以解肌清热,升麻解毒并透邪外出,栀子仁清肝胆郁毒,芒硝使邪毒从大便出。“青筋牵”证本在病毒

作者简介:周颖(1990-),女,湖北黄冈人,住院医师,硕士研究生,从事针药结合常见病的临床与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刘波(1985-),男,山东青岛人,主治医师,博士研究生,从事针药结合常见病的临床与研究, Tel: 13969831427, E-mail: 15810002577@163.com。

犯肝筋,有些疫病重症亦有“青筋牵”之兆,表现为热甚烦躁、抽搐惊厥,可参考“青筋牵”论治。

2.2 赤脉攢,治之从心

夏时应暑,而寒气折之,则责邪在心,病曰赤脉攢。夏属火,色赤,应心与小肠,心主脉,故陈无择命名为“赤脉攢”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认为,夏三月,少阴太阳之气与阴阳疫毒相搏而停,荣卫不通,故而病生。阴邪伤则“病者脉促,身颤掉不能禁”,阳毒侵则内热、口干咽塞、声嘶、色焦赤,皆可用麦门冬(去心)、天门冬(去心)、寒水石、黄芩、栀子仁、炮车前子、升麻、炙甘草等各等分,煎煮,食前服。方中用麦门冬入心经,有养阴清心之功;寒水石、黄芩、栀子仁均有清热之效,善治热病烦渴、癫狂;天门冬清热生津以顾护阴液;车前子、升麻使邪有所出。“赤脉攢”之证,其源于阴阳疫毒之邪犯心直达血分。疫病重症表现为身热神昏谵语,多为毒犯心经,可参“赤脉攢”论治。

2.3 黄肉随,治之从脾

土无正形,附木火水金而变,能长养万物。长夏为农作物转化和成熟、孕育籽实的阶段,可化生万物。脾土主肉,应色黄,乃后天之本,为气血生化之源,故长夏与脾土相应。因此,陈无择将四季余月所生疫病命名为“黄肉随”病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载:“以四季各十八戊己日,其病从太阳阳明相格,寒湿不调,关节格滞”^{[3]76},指出“黄肉随”为太阴阳明经气感阴阳疫毒而生疫。阴邪伤则头重颈僵、皮肉强痹、色黄黑,用陈皮(一两)、浓朴(姜制炒,一两半)、白术(一两)、炮干姜(三两)、紫苏(三两)、炙甘草(三两)、半夏(汤洗、三两)。方中炮干姜、紫苏归脾胃经,有温中散阴邪之功;半夏、厚朴及陈皮燥湿以祛阴邪;白术顾护脾土,使邪去正不伤。阳毒伤则蓄热结核起于喉颈侧,热毒布于皮肤分肉之间,皮色黄,用苍术(泔浸,一两)、桔梗(一两)、葛根(一两)、升麻(一两)、大黄(半两)、白芷(一两)、青皮(一两)。方中大黄泻下攻积,清热解毒;葛根、升麻解毒透邪外出;白芷、苍术以燥湿解表;青皮破气化滞;桔梗宣肺通上焦,有提壶揭盖之效。可见“黄肉随”之证,其本在于阴阳疫毒内伤脾胃,外现皮肤分肉之间。疫病如伴身热不扬、身倦乏力、便溏不爽等症,可从疫毒伤脾胃论治,参“黄肉随”论治。

2.4 白气狸,治之从肺

秋属金,色白,应肺与大肠,肺主气。若秋三月为阴阳疫毒所伤,病位多在肺,可见暴嗽呕逆,喘咳引气之证,故而陈无择命名此为“白气狸”病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载:“以秋三月,源从阳明系手太阴受疫淫邪之气。”^{[3]77}“白气狸”是肺与大肠伤于“疠气”致疫。阴邪伤则寒热交替、咳逆上气、飧泄,用白术(一两)、人参(一两)、炮干姜(三分)、麦(炒

三分)、白茯苓(半两)、五味子(半两)、肉豆蔻(半两)、草果(半两)、乌梅(半两)、甘草(半两)。方中人参大补元气,白术、茯苓以健脾利湿祛阴邪,肉豆蔻、草果以温中燥湿,乌梅、五味子敛阴生津,不至于阴伤太过。阳毒损则体热、气喘引饮、肌肤发斑,用紫菀茸(一两)、升麻(三分)、栀子仁(三分)、石膏(半两)、前胡(三分)、炒葶苈(一两)、杏仁(去皮尖,半两)、甘草(半两)。方中以葶苈以泻肺祛肺中阳毒,紫菀茸润肺以顾护肺阴,石膏清热解阳毒,升麻、栀子、前胡使邪有出路。观“白气狸”之证,本质为阴阳疫毒犯肺,损伤肺气。疫病如发病于秋冬之季,起病伴暴嗽呕逆、喘咳引气等肺伤之证,可参“白气狸”证治。

2.5 黑骨温,治之从肾

冬属水,色黑,应肾与膀胱,肾主骨。若冬三月为阴阳疫毒所伤,病位多在肾,可见腰痛欲折、服冷多则洞泻,陈无择命其为“黑骨温”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记载:“冬三月,源从足太阳少阴相搏,蕴积壅塞。”^{[3]77}他认为“黑骨温”为肾膀胱之气与疫毒相搏结而病。阴毒伤则外寒里热、烦渴引饮、腰胁痛、小便赤、面脚俱黑,用炮附子(去皮,一两)、山茱萸(半两)、山药(半两)、泽泻(半两)、茯苓(一两)、杏仁(去皮尖,一分)、麻黄(三分)、细辛(半两)。方中附子温肾散寒以祛阴邪,臣以细辛以助疏散阴邪,山茱萸、山药有补肾养阴之功,麻黄、泽泻使邪有出路。阳温损则腰胁痛、不得转侧、小腹胀、大小便秘涩、食冷则洞泄、色熏黑,用杜仲(去皮锉)、草薢、炒黑牵牛、吴茱萸、桃仁(去皮尖)、大黄。方中大黄泻下攻积、清热解毒,佐以黑牵牛、桃仁及草薢使阳邪从二便去,杜仲以补肾强骨。观“黑骨温”之证,其根本在于阴阳疫毒之邪袭肾与膀胱,发而为病。疫病如表现为烦躁、面脚俱黑、尿闭等症^[6],可参“黑骨温”证治。

3 未病先防,御邪于外

疫病之防当注重治未病,所谓未病先防,御邪于外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所载的防治方法颇为丰富,现兹举数例。

3.1 护守鼻窍法

《类经·论治类》曰:“鼻受天之气,故曰天牝……盖以气通于鼻,鼻连于脑中,流布诸经,令人相染矣”^[7],指出疫气可通过鼻传入而致病。故《素问遗篇·刺法论》曰: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,天牝从来,复得其往。”天牝即鼻窍,其指出防疫当严把“鼻窍关”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指出:“雄黄上研细……涂鼻窍中,与病患同床,亦不相染,凡疫家自生恶气……宜即以纸捻探鼻嚏之为佳”^{[3]78},这里提出用雄黄涂鼻法、取嚏法以防疫,此为《内经》防治原则的体现。

(下转第1412页)

选用祛风药(独活、羌活、防风、汉防己、秦艽)或藤类药(鸡血藤、青风藤、忍冬藤、络石藤)或虫类药(白僵蚕、地龙、蝉蜕、蜂房)通脉和络,尤其喜用汉防己。我们的研究表明,汉防己甲素作为自噬激动剂,能够改善MN大鼠肾小球增生、肾小管损伤、IgG免疫复合物沉积和线粒体超微结构,从而减少蛋白尿^[19]。这与仝小林院士“态靶结合”^[20]的辨治思想高度一致,宏观上调节IMN患者痰湿瘀兼化的疾病状态,微观上针对IMN形成的肾脏靶器官的病理损伤精准治疗,态靶结合,临床可资借鉴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HOU JH, ZHU HX, ZHOU ML, et al. Changes in the Spectrum of Kidney Diseases: An Analysis of 40,759 Biopsy-Proven Cases from 2003 to 2014 in China[J]. Kidney Dis, 2018,4(1):10-19.
- [2] SHI B, ZHANG RR, LIANG Y, et al.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gimen Jian Pi Qu Shi Formula for Refractory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: A Retrospective Case-Series Study[J].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, 2018,2018:5854710.
- [3] CHEN Y, DENG Y, NI Z, et al.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(Shenqi Particle) for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: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[J]. Am J Kidney Dis, 2013,62(6):1068-1076.
- [4] 胡镜清.病机兼化理论框架下的冠心病病机解析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17, 23(1): 4-7.
- [5] 黄帝内经素问[M].王冰,注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2: 95.
- [6] 卢红蓉,胡镜清.“瘀血”与“血瘀”辨析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7,32(2):426-428.

- [7] 刘素素.素问玄机原病式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3: 208.
- [8] 严世芸.中医学学术发展史[M].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 2004:318.
- [9] 董振华.六气兼化理论及其在风湿病中的应用[C]//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 2010 年学术论文集.西安:中国中医风湿病学杂志, 2010:271-273.
- [10] 卢红蓉,胡镜清.病邪兼化理论探讨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16, 22(10): 1300-1301.
- [11] 赵献可.医贯[M].郭君双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:43-61.
- [12] 唐宗海.血证论[M].欧阳兵,李文华,韩涛,点校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3:85-123.
- [13] 余仁欢.聂莉芳教授治疗膜性肾病的经验[J].西部中医药, 2011,24(9):25-27.
- [14] 张海涛,马雷.刘玉宁教授治疗特发性膜性肾病的经验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, 2013,14(1):4-5.
- [15] 刘玉宁,杜兰屏,邓跃毅.陈以平教授治疗膜性肾病的经验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, 2004,5(3):131-132.
- [16] 罗勤.吴康衡教授治疗膜性肾病的学术思想及临床实践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, 2010,11(8):667-668.
- [17] 闫蕾,曾勤,王新慧,等.特发性膜性肾病中医证候文献分析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, 2021,22(3):234-236.
- [18] COUSER WG. Primary Membranous Nephropathy[J]. Clin J Am Soc Nephrol, 2017,12(6):983-997.
- [19] WANG XH, LANG R, ZENG Q, et al. Jianpi Qushi Heluo Formula alleviates renal damages in Passive Heymann nephritis in rats by upregulating Parkin-mediated mitochondrial autophagy[J]. Sci Rep, 2021,11(1):18338.
- [20] 何莉莎,宋攀,赵林华,等.态靶辨证——中医从宏观走向精准的历史选择[J].辽宁中医杂志, 2020,47(1):1-4.

收稿日期:2021-10-18

(责任编辑:郑齐)

(上接第 1398 页)

3.2 悬挂烧熏法

香囊驱邪辟秽、防病消疫之法为先祖实践累积的智慧结晶,最早记载于《山海经》中,其指出薰草“佩之可以已疢”^[8]。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首载用太乙流金方、虎头杀鬼方的辟瘟气方,并指出:“一家合药,则一里无病,此带行所遇,病气皆消”^[9]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沿用太乙流金方防疫之法,提出将太一流金散(雄黄、雌黄、羊角、矾石、鬼羽箭)以缝袋盛,带心前,并挂门户上。若逢疫年,当于中庭烧熏之。方中选用雄黄、雌黄等祛邪辟秽之物以辟除恶气,对预防疫病传播有一定借鉴意义。

3.3 药酒防疫法

《新修本草》中记载:“酒,味苦甘辛,大热,有毒。主行药势,杀百邪恶毒气。”^[10]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将屠苏酒用于防疫辟瘟,该药酒用川椒、白术、桂心、大黄、桔梗、菝葜、乌头等药制成,辟瘟病不相染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的屠苏酒、《寿世保元》所载屠苏酒及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所述屠苏酒,方皆相类,故药酒防疫在古代防疫中较广影响。

4 结语

综上所述,陈无择于疫病治疗见解独到。在防

护疫病方面,注重未病先防、御邪于外,提出护守鼻窍、悬挂烧熏及药酒防疫等法;在治疗上,提出以脏腑辨证为核心的疫病证治观点,四时五脏阴阳调和则疫毒可祛。通过对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疫病证治之梳理,对疫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仲景.伤寒论[M]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7:11.
- [2] 巢元方.诸病源候论[M].鲁兆麟,点校.沈阳: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7:53.
- [3] 陈言.三因极一病证方论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7:75-78.
- [4] 李顺宝.温病学全书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2:975.
- [5] 汪蕴谷.杂证会心录[M].侯如艳,校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47.
- [6] 张巍岚,谭从娥,王相东,等.基于“肾应冬”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[J].中医学报,2020,35(11):2272-2275.
- [7] 张介宾.类经[M].郭洪耀,吴少祯,校注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1997:168.
- [8] 唐慎微.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[M].陆拯,郑苏,傅睿,校注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3:1510.
- [9] 葛洪.肘后备急方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6:42.
- [10] 苏敬.新修本草[M].尚志钧,辑校.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1:109-112.

收稿日期:2021-11-21

(责任编辑:郑齐)